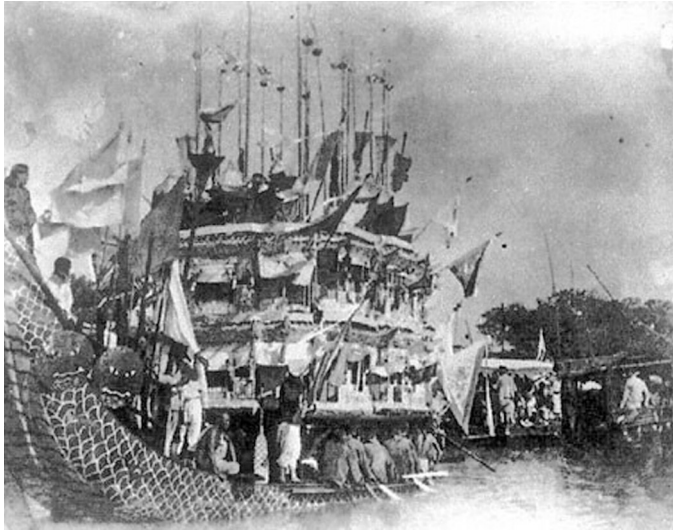


蓉湖竞渡，大运河昔日“嘉年华”

王辉 文

五月端阳天气好，熟罗长衫外面罩。
龙船到，龙船翘，龙船底下趺把大关刀。
一个大汉倒龙舳，十八只驳船全齐到。
——无锡民谣《看龙船》

赛龙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之一，《淮南子》即云：“龙船鸱首，浮吹以娱。”尤其在水域分布广泛的南方，每到端午时节，几乎各地都会开展。在江南，人们往往喜欢在水面宽阔的湖荡中举行龙舟赛，像扬州瘦西湖、苏州胥江、杭州西湖等，都是当地的竞渡胜地。唯有无锡，将这场盛会放在大运河里，明清时期，一度发展成大运河南北规模最大的龙舟竞渡。



过较大的庙宇时，要以打抢方式“朝王”，是赛龙船中最高级别的礼仪表演。水手们也会表演花样百出的个人技巧，如在打招、打转时掌大关刀舵的人 would 做翻身跳刀柄等表演。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衔划桨，水手仰面躺在水中，只有双脚挂在船上，嘴里咬住立直的特制薄桨，互相比试，最多者竟能一口咬住七把桨，令人瞠目结舌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依然不难想象，竞渡之日，大运河在惠山九峰的掩映下，万人云集，览台参差，彩旗招展，龙船过处划出的水线熠熠生光，乐手们演奏的《得胜令》《朝天子》，与百姓如雷般的呐喊交织在一起，将整个大运河无锡段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、特色鲜明、风情独具的盛大嘉年华。难怪本邑诗人秦琦会在《梁溪棹歌一百首》中吟道：“蓉湖在外筌歌集，一路风香并水香。”

1
吴地风俗，端午竞渡是为了纪念伍子胥。北宋高承《事物纪原》载：“竞渡之事，起于勾践，今龙船是也。”无锡人也将龙舟称为“龙船”，当地民间传说，夫差因听信谗言，在五月初五将伍子胥赐死，抛尸于太湖北岸阖闾城附近的胥江口。吴人畏龙，因惧被龙吞食，甚至不敢在水中洗马。无锡百姓哀祖国之不幸，便在太湖中划龙船，让龙误以为还有同类争食，再投粽子饲喂，用这种方式防止龙吃伍子胥的尸骨。但此举遭到夫差禁绝，直到吴亡后经勾践首肯才得以复兴。汉赵晔《吴越春秋》亦认为，龙船之源“起于勾践，盖悯子胥之忠作”。

不过，胥江口风大浪急，人迹罕至，并不适合赛龙船。从宋元开始，富有商业头脑的无锡人便将竞渡移师较为繁盛之地，像荡口鹅湖、西水墩护城河都是龙船的赛场，而其中规模最大、影响力最广的，要属在城北黄埠墩附近运河里举行的“蓉湖竞渡”。这一带沿岸历来是运河漕船舶运货物的集散地，随着元代漕运的进一步疏通，更是渐次繁华，居民也慢慢聚集起来。同时，此处运河借道古芙蓉湖南行，河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是无锡城周边最适合竞渡的水域。

2
“年年竞渡闹龙舟，爱向芙蓉湖上游。”本埠诗人杨抡在《芙蓉湖棹歌》中描写出了蓉湖竞渡的盛况。蓉湖竞渡不同于各乡各镇自发组织的小型龙舟活动，而是全城性质的赛龙船盛会，依情况每年或几年组织一次，其规模之大，早在明代便已闻名遐迩。明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就把无锡与杭州并列为天下观众最多的竞渡，曰：“西湖竞渡，以看竞渡之人胜，无锡亦如之。”

明代的竞渡已经开始由纪念性质向竞技娱乐方向发展。端午之前，各乡纷纷从太湖渔民中选拔好手，开始操练龙船，渐渐地，各帮口的渔民都有长期合作的龙船，形成传统，轻易不得改换门庭。龙船一般以轻巧的杉木制成，形状狭长，首尾装饰成龙形，船身饰以金纹，并插满彩旗，两旁

置十六至二十支快桨，中央搭彩楼三层，顶以青白布作幔，高约三丈，可以拆装，便于从桥下通行。各路龙船从五月初一起便集中到江尖至黄埠墩一带，甚至还有从荡口、梅村赶来比赛的。端午当日，金鼓齐鸣，群舟竞发，如龙如蛟。

据明王永积《锡山景物略》记载，比赛当日人山人海：“往看者无大小，无贵贱，无男女，无城乡，水陆并发。陆则沿塘排列，如堵如屏，可四五层，有面无身；水则自酒船以及田船，互相击撞，水为不流。”从三里桥到蓉湖庄，沿岸搭满了看台，高的甚至有四五层，水中亦挤满灯船、画舫，河水为之不流，偶有龙船不慎误入其中，就提前宣告比赛结束了，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再挤出来。一些富家子弟，将酒坛、被割伤的活鸭活鹅投入水中，让水手们入水追逐，一旦抢到，就可以向主人请赏，岸上百姓也会不吝送上欢呼、掌声，将比赛推向高潮。

3
明清鼎革之际，江南生灵涂炭，民俗活动也受到了严重影响，蓉湖竞渡中就发生了这样一桩奇事。据清徐珂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，南明弘光元年五月初五，无锡百姓正在观看竞渡，突然人声大哗，有人见到一建虏快马飞驰入城径向县衙而去，百姓顾不得再看龙船，纷纷涌向县署，才知道南京日前已被清军占领，刚才那人便是带敕书来锡勒令百姓剃发的使者，众人闻之，骇然散去。明代最后一次竞渡就在这不和谐的景象中草草收场。

到了清末，随着无锡米市、布码头的兴盛，商人势力崛起，城内

各大神庙也普遍成了行业公所，如延寿司殿为酒业和冶铁公所、延圣殿为木业公所等，蓉湖竞渡也成了他们展示财力的大好机会，纷纷以神庙为单位组织龙船参赛。这也使得经受了工商文化熏陶的蓉湖竞渡又焕发出新的活力，和三月廿八迎神赛会一起成为无锡最大的民俗活动。不仅观者再创新高，龙船的规模数量也大大增加，各庙船身漆色、船上旗伞和船员服饰均有特定颜色加以区分，鼎盛时期共有十三条半，分别是：北门府殿老黄龙、江尖上关帝庙青龙、北水关小黄龙、梨花庄延圣殿老绿龙、泗堡桥四宝龙、南下塘南水仙庙乌金龙、南门张元庵紫酱龙、小南海聚宝龙、船厂里洞渊行宫小绿龙、西门四大王庙金钱龙、西水墩太保龙、东门延寿司殿五色龙、大小河上小白龙，以及惠山四大庙的“半条”乌龙。这乌龙之所以被视为“半条”，是因为它时而参赛时而沉在龙船浜里缺席。除了惠山，无锡还有好几个龙船浜，竞渡之后，人们便将龙船沉在这些河浜内，以防干裂，待来年再起出修理使用，像大窑路龙船浜，沉放南水仙庙龙船；日晖桥龙船浜，则沉放张元庵龙船等。

端午前几日，运河之中到处有三两龙船捉对竞渡，为端午的决赛预热热身，每每此时，周围百姓也会奔走相告，瞬间便将沿岸挤得水泄不通。端午节正午，无锡城便沸腾起来，许多人早早地就开始在运河两岸搭台卖座。宦宦文人、豪绅富商则在黄埠墩水月轩或蓉湖楼观战。没有订到位子的士绅会登上一艘艘载满歌妓的灯船，与四里八乡前来的各色杂船一起挤在岸边等候。

4
清代以来的蓉湖竞渡已逐步褪去了争先赛的体育竞技性，更多具有表演赛的性质，除了前文介绍的夺酒坛、抢飞鸭外，还有“打招”“打转”“打抢”“衔划桨”等竞技表演。打招是操纵龙船左右转弯；打转是使龙船在原位旋转数周，龙船沿口仅高出水面三寸左右，旋转时水浪高过船沿，划手以身躯阻拦水浪入舱，很是惊险；打抢是先划桨前进，复又后退，总共三进三退才算完成，尤其在经

5
到了民国时期，喜欢求新求变的无锡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竞渡方式，不仅将戏文、滑稽戏表演搬上了龙船，还组织起了夜间竞渡。据1934年邑报《新无锡》报道，端午前夜，历来财力最雄厚的府殿黄龙庙置电炬，用汽油烧发，与星光月色相映水中，观者无不称赞；延圣殿绿龙亦不甘示弱，装上了汽灯洋烛，亮如白昼。两舟借灯光竞渡，至午夜方休。

这一时期，竞渡的全民参与度更加高涨，端午当日全城百姓为之疯魔，四里八乡居民纷纷涌向运河沿岸，不但工厂钱庄径行放假，连各处救火会的“赤脚龙船”也都参与进来。赛场遍布运河各处，从北塘到通汇桥、西水墩、南门，到处都有龙船表演。1935年端午《新无锡》就报道了大小河上白龙与府殿黄龙在煤场弄运河里的一场“遭遇战”，双方进行了精彩的打抢表演，令观众赞不绝口。但是，商家竞相在龙船上做广告，香客亦喜欢认捐旗伞，使得船身被打扮得越来越华丽，旗伞也越来越高大，已经无法通过桥洞较小的工运桥、亭子桥等处。因此，士绅们开始考虑将端阳竞渡搬回两千年前的赛场——太湖。

早在明代，王永积就认为，远郊的蠡湖是比运河更适合竞渡的水域，民国本地巨绅杨翰西在《横云景物志》中也指出：“以中横与横云夹峙之间为最适，盖二面皆山不招风浪。”随着民国中期杨翰西开发鼋头渚有成，竞渡的主战场也转移到了蠡湖与太湖交界的水面。当时，“洋盘”的无锡商人甚至用汽船将龙船拖来比赛，来自锡城和上海、苏南各地的观众不计其数，仅1937年的竞渡就有300多艘游船、渔船赴湖边观战。在这股新风潮的冲击下，蓉湖竞渡逐渐式微，并在抗战胜利后彻底落下了帷幕。

